

墨竹正如《图绘宝鉴》卷三《赵佶传》中所说的：“繁细不分，浓淡一色，焦墨丛集处，微露白道，自成一家，不蹈袭古人轨辙”。二卷每段的尺度亦大体相同，最初或则原是在一卷中的，到绍兴时候才分开，因“十二禽”没有“绍兴”押缝印，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，如对卷等等。

还有一件比较难定的《梅花绣眼图》小幅。此图设色画梅花一树，绣眼鸟一只，栖于枝上，梅花干枝用笔工中带拙，鸟则精细，睛用漆点^⑤，在实物中此为仅见。自识“御笔、天”，笔法嫩弱，结体也不稳，上押“御书”葫芦印。《宋人画册》影印。故宫博物院藏。此页书画均较差，与上面所记的简拙、工丽各种花鸟画，都不一样。或许是早年（十九岁刚即位时）亲作，亦未可知，姑附志以待再鉴。按曾见二件没有赵佶押、印的“瘦金书”题字（亦无明昌印记），一为欧阳询（古摹本）《张翰帖》题识，一为所谓李白《上阳台帖》（宋人伪造），后识和标题笔法均特嫩弱，结体亦不稳妥，可能是他十九岁前的手书，可与此图款字参证。

有人提到：《画继》中曾说：“徽宗建龙德宫成，命待诏图画宫中画壁，皆极一时之选。上来幸，一无所称，独顾壶中殿前柱廓拱眼斜枝月季花，问画者为谁？实少年新进。上喜，赐緋，褒锡甚宠，皆莫测其故。近侍尝请于上，上曰：月季鲜有能画者，盖四时朝暮花叶皆不同，此作春时日中者，无毫发差，故厚赏之。”又一条云：“宣和殿前植荔枝，既结实，喜动天颜。偶孔雀在其下，亟召画院众史令各图之；各极其思，华采烂然。但孔雀欲升墩，先举右脚，上曰：‘未也’。众史愕然莫测。后数日，再呼问之，不知所对。则降旨曰：‘孔雀升高必先选左。’众史骇服。”

此二说虽然有些过甚其辞，但是赵佶要求绘画描写对象必须合情合理，一定是很严格的（也就是要求形似，逼真）。为什么现

在他的亲笔画倒不太求形似，甚至有些不合情理，产生上述现象呢？我认为，要求画工严格，是从鉴赏者的立场角度出发的，尤其是对画院的主持、主试人，赵佶这样品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当他自己适兴挥毫时，凭他的造诣（他到底不是专业画工，不可能穷工极妍，刻画入微）和当代“文人画”开始泛滥的影响，他自然容易接近“文人画”这一路画格。因此，我以为他的亲笔画应该属于非院体的比较简朴生拙一些的风格，这跟他的理论是并不矛盾的。从以后其它人的代笔画来看，只有“利家”找“行家”作代笔，相反的却没有见过，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。赵佶此种非院体的简拙一路的花竹等画法，在南宋末赵孟坚的作品中，如《三友图》^⑥小幅，还在“传其衣钵”，并略带杨无咎画法，也可以拿来作为旁证之一，使我们加深对此说的理解。因为孟坚是赵佶的后辈，他学的当然应当是他上代“皇祖”的亲笔画派而不会去学院工的代笔画面貌的。同时，也更可看出，那些自视高于“众工”的人们，到了“文人画”逐渐形成的时候（这和晋唐时代不同），一定不肯再追随于院中画师之后。尽管赵佶早年曾经问业于画师吴元瑜，但我想他决不为吴法（应是院体）所拘的。

有人说：赵氏书法用笔极为锋利流逸，和《柳鸦图》等拙厚的画笔有些不大统一，这又是什么原故呢？我认为，赵氏书法精熟，且喜用尖毫疾书，其风貌才如此。绘画似乎并不象写字一样的熟极而流，用笔较缓慢，《柳鸦图》的柳树又加用秃笔，所以其风貌又如彼。其它象《四禽》等图，笔法就显得流逸些，和他的书法的用笔没有多大距离。唯其在书画工艺上赵佶有极熟练与较生涩的不同造诣，因而在表现上才有差异。所以，他的书少代笔，而画少亲笔，是有其一定的原由的。

赵佶的书法（包括画上的题字），所见